

为皇贵妃的，如康熙之敬敏皇贵妃、恹恹皇贵妃、惇怡皇贵妃，雍正之纯懿皇贵妃，乾隆之庆恭皇贵妃；有的则是皇后健在时，封为皇贵妃的。但这种情况很少，仅有3例，即雍正的敦肃皇贵妃，乾隆的慧贤皇贵妃和纯惠皇贵妃，但这些封赠都有着共同的背景，即该贵妃正在病重期间，封为皇贵妃不久就病逝了，这种封赠的目的其实是冲喜，想以此来挽救重病的妃子的生命。敦肃皇贵妃晋封时孝敬皇后尚在，晋封8天后病逝；慧贤皇贵妃晋封时，孝贤皇后健在，晋封4天后病逝；纯惠皇贵妃在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四月晋为皇贵妃时，那拉皇后健在，当月十九日，皇贵妃薨逝。

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康熙的皇贵妃佟佳氏，她在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十二月二十日晋为皇贵妃，当时宫中并没有皇后（孝昭皇后早于康熙十七年病逝），皇贵妃主持宫中事务，一直到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年）年七月，皇贵妃病重，才将其晋封为皇后，以为冲喜，可惜她只做了一天后，就病逝了。

皇后与皇贵妃真正同时存在，而且共事长达几年的只

有顺治的董鄂妃，她于顺治十三年（1656年）十二月晋封为皇贵妃，一直到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八月十九日死去，与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相处达4年之久。这种皇后与皇贵妃并存的现象在宫中仅此一例。而且，就在这一时期，于“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正月，以奉侍皇太后疾不勤，诏停其中宫笺奏”（《清皇室四谱》卷二，后妃）。此时，年轻的顺治正热恋董鄂妃，便找了个理由，要废掉皇后，终因阻力太大，而未能如愿。

综上所述，皇贵妃是皇后的继承人，也就是准皇后，在宫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因而，皇帝并不轻易封赠，在有皇后的情况下，一般是空缺皇贵妃位，以避免宫内冲突。这种潜规则那拉皇后是相当清楚的，所以，在南巡途中，乾隆和孝圣皇太后两人欲晋封魏佳氏为皇贵妃，必然给那拉皇后以很大压力，甚至是沉重的打击，她是否预见到在不远的将来，会被取而代之呢？这就逼得那拉皇后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来。（待续）

杂记掌故

朱省斋文选 ④

黄大癡天池石壁图

元四大家，公望为冠。其佳迹不多见，不佞生平所寓目者仅二：一为湖帆所藏之富春山居图烬余卷，一即大千所藏之天池石壁图也。

天池石壁图现正悬诸大风堂中，因得朝夕观摩。是图轴首“大风堂藏一峰道人天池石壁图真迹无上神品”十九大字，为傅沅叔书，并加题曰：“昔董文敏游吴中，策筇石壁下，狂呼黄石公者再，叹子久能以造物为师，正追忆此图而发。今此剧迹，乃为大千所得，携以属题，因附识之。戊寅四月，沅叔傅增湘。”

次陈子有题曰：“黄大癡天池

石壁图，予先友罗王常延年物也。延年赏鉴冠绝一时，宝爱特至，中更家难，流离播迁，未尝不携以自随。比避地海上，家徒四壁矣，客有请以重价居之者，延年默不应，随而目摄之，其人逡巡谢去。予每过延年所，必悬而纵观之，未尝不啧啧叹赏，盖予心欲之而不敢言，延年心亦许之而未即予。前年病且革，榻前劳苦，延年伏枕顿首曰：羁旅之臣，幸庇宇下，拜君提掖之惠，二十年往矣，旦夕且填沟壑，不知所以报，请以一峰道人天池石壁图为别。此予夙心，许君已久。然君谊不苟取，不容不取值，以伤君廉，愿以二十金付儿子具窀穸，予既不忘，平生物亦归得其所，惟君图之。予敬诺如数以金与其子携之以归。嗟乎，延陵季子不忍以生前所心许负已玩者而必酬之地下，延年先生不忍以生前所心许负后死者而必酬之地上，千古高谊，宁能

三屈指哉。予因重加装潢，书之上方，以纪其事。念延年去人间世已及再稔矣，每一披阅，不胜人琴之感。万历戊申秋七月，具茨山人陈所蕴子有识。”

画旁裱绫上董玄宰题行书四行曰：“王延年即罗龙文，中书舍人子严氏客也。家藏名迹甚夥，分宜牵累，散者十九。延年负其尤奔避海上，其人矜诩自喜，每与索观所藏，靳固不出。此图归子有太仆后始护鉴赏，峰峦浑厚，草木华滋，真杰作也。其昌题。”

是图纸本，浅绛山水，款为“一峰道人作天池石壁图时年七十有九”十六字，苍老浑劲。余赏是轴，图固勿论，尤叹陈子有之所题，凄婉动人，世所罕见。夫书画者，本陶冶性情之圣品也，世唯具真性情者方能真知书画之可宝。虽然，此岂足与彼一知半解之徒与夫附庸风雅者流道哉？呜呼！